

元旦过后,陈晋铭的任职文件终于下来了——庙湾乡政府办公室主任。

接着就是春节,县长和组织部长要来庙湾乡与基层干部座谈。新科主任陈晋铭手忙脚乱地做准备,发通知、做横幅、布置会场……乡长去市里开会了,人大主任和副书记在县人大会,回不来,乡里只剩下书记和两个刚提拔的副乡长。县里下来的领导好安排,关键是乡里的两个副乡长,一个姓牛一个姓毛,刚刚提拔,年龄也相当,乡里甚至还没来得及给他们具体分工。座谈会上,他们的座位怎么排?

这两年陈主任耳闻目睹,知道官员的座位有学问。打电话请示方书记,方书记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陪县长他们说话:“按姓氏笔画!”

方书记明显不耐烦,陈主任不敢多话,赶紧挂了电话。这招陈主任早想到了,牛和毛笔画一样,都是4画。好在他组织部有一个同学,电话打过去,人家说那好办,查查他们哪一年提的科级。陈主任急了,还用查?都是才下的文,同一批。同学说,真笨啊,再去查他们是哪年提的股级干部。

还是门路大的懂得多,陈主任就回办公室查表格,干部每年都要填无数的表格。很快就查出来了,两个人都是2003年提的股级干部,同样是一个文件下来的。

陈主任不好意思再麻烦同学,想着多虽说只是个村官,但好歹也做了十几年,见得毕竟比他多。电话里,爹还是一副什么都难不倒的镇定劲儿:“搞不清?谁可能进步就把谁排到前面。”这一次,陈主任彻底对爹失望了。到底是村官啊!看来,仕途上是不能再指望爹来指点迷津了。陈主任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又打给那个同学,人家说,你这个问题太专业,我给你介绍一个政府办的领导问问吧,他们对排名有经验。

陈主任按同学给的号码打过去,人家讲得很详细:“先按职务高低排,同级的话再按分管工作的重要性排,再不行的话就按提拔到现行职务的早晚排。如果还不行,直接按姓氏笔画就成。”

陈主任说都查过了,还是不分上下。人家就问:“第二个字的笔画呢?”

陈主任马上反应过来,没顾得上感谢人家就挂了电话去数两个人名字第二个字的笔画。这么专业的学问,爹一个村干部怎么会明白?政府办才是最有权威的,他们整天的工作就是接待,哪天遇不到领导排名的事?牛乡长第二个字是培,11画。再数毛乡长的第二个字,也是11画。陈主任学聪明了,没有再打电话问,接着查两个人第三个字的笔画。牛乡长是财,7画。毛乡长是均,也是7画。两个人的名字像商量好的,笔画都一样。真是蹊跷,怎么偏偏三个字的笔画都一样?大冷天的,陈主任都出汗了,眼看下面与会的人都坐满了,电视台的记者们也各就各位了,主席台的席位还没定下来,能不急吗?

陈主任又给政府办领导打电话,说三个字的笔画都数了两遍,都一样,怎么办?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还真没碰到过这种现象呢。这样吧,你看两个人的姓氏哪个笔画提前拐弯了,先拐弯的排到后面。”

这下有区别了。毛字的第四笔要比牛字复杂,是竖折。陈主任把写有牛培财三个字的牌子放在组织部长旁边,毛清均就只能坐在主席台的最边上。

会议没有正式开始前,陈主任看到部长身边的牛副乡长不时地和部长耳语,部长严肃的脸上偶尔还露出了笑容。毛副乡长呢,跟部长和县长都隔得太远,搭不上话,干着急。会议结束时,牛副乡长还和县长、部长握了手,因为都

## 排名

□张运涛

是朝左退的场;而毛副乡长没能够得上,部长和县长甚至都没有看到毛副乡长伸出来的手。县长和部长接着去了另一个乡,没有在庙湾乡吃饭就走了。

第二天中午,陈主任在乡里食堂跟土管所的小刘所长一个桌吃饭:“你猜毛乡长和牛乡长怎么排名?”

小刘所长说:“姓氏笔画呗!”还在空中比画了两下:“怎么样啊?”

陈主任想,小刘,还和我争主任哩,给你一天的时间准备了还没找到办法。

陈主任讲了头天给两位副乡长排名的经过,小刘所长听得一愣一愣的,长学问哪。讲完,陈主任的饭也凉了。陈主任也不吃了:“这主任不好当啊!”

名排得有理有据的,可毛副乡长不满意。尽管陈主任时刻没忘记爹的话,哪个官都不能得罪,可还是把毛副乡长给得罪了。毛副乡长再见到陈主任不像先前那么喜气了,酒桌上接到陈主任敬过去的酒也不再一饮而尽,不冷不热地放在面前,再转敬给别人。

陈主任终于找到向毛副乡长解释的机会了。那天的酒桌上,陈主任和毛副乡长挨着坐。有人敬毛副乡长酒,陈主任挡着,替喝。毛副乡长不说谢,也不拿正眼看他,任他喝。酒至半酣,陈主任说,毛乡长,那次县长来,座位是按姓氏笔画排的。话题来得有点突然,座上的人都静下来听。陈主任为了说明自己是费了一番

周折才排好座位的,添油加醋地往曲折里说:“你和牛乡长股级和科级都是一个文下来的,连毕业都同一年哩。后来没办法,按姓氏笔画。牛是4画,毛也是4画,奇怪不?再按第二个字,培和清也都一样,11画。”桌上的人都停了下来,陈主任接着讲:“两位领导的名字里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笔画都一样,你们说怪不怪?还有更怪的呢,第三个字还是一样,都是7画。”

有人急了,那怎么办?毛副乡长端坐着,没有任何表情。

“怎么办?连组织部都说不清了,只好请示政府办。”陈主任说,“政府办搞接待的领导说,看谁的姓氏笔画更简单。还别说,毛乡长和牛乡长前三笔笔画都一样,第四笔毛乡长吃了亏,是竖折。”

毛乡长站起来,脸色铁青着走了。陈主任心想,走就走呗,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让你的毛姓比人家牛姓曲折?

排名的事很快传遍了乡里。有一次,陈主任在城里开会,桌上有人把它当成庙湾乡的第二个经典段子讲了。第一个段子也是说的庙湾乡的一个副乡长,老婆的妹妹来乡里帮他带孩子,未婚。乡政府那时候房子紧张,一人一大间。副乡长就在中间隔了个布帘,外面住孩子他姨,里面他们夫妻和孩子住。某日睡觉前,老婆突然要把屎罐挪到布帘的南边。副乡长不同意这个改变,老婆说谁让你嘴贱。副乡长这才意识到,他不该在外面说孩子他姨排尿的声音跟老婆不一样了。老婆说,那咱们投票表决。赞成屎罐放外面的举手。大冷天的,副乡长和儿子都不想夜里走远路。只有老婆和她妹妹举手。最后副乡长察觉出了问题,孩子他姨不是我们家人,没有表决权。2:1,副乡长他们胜出。老婆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儿子不到18岁,也没有表决权。

排名,成了全县人民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段子。传的人又添了许多的曲折,更玄乎。庙湾乡的人要是出门,免不了被问,排名的事是不是真的?编的吧?庙湾出了个两个名段子,庙湾的人惟恐它们被编排到其他乡里,信誓旦旦地回答:是真的!然后再添枝加叶地讲一遍,好像排名是庙湾乡的一个特色,谁都骄傲哩。

有一次同学聚会,有人问起排名的事。陈主任想装着没听到,遮掩过去。组织部的那个同学多喝了点,搂住陈主任的肩膀说:“怎么?你们不相信?晋铭当时可是打电话问过我的。是吧,晋铭?”

第二年,方书记被双规,受牵连的还有副书记,办公室陈主任也被叫到纪检会接受调查。

不久,方书记被转到检察院。组织部长又去了庙湾乡,宣布原乡长任书记,毛副乡长暂代乡长。乡里变了天。

代乡长说,乡里要学外面搞人事改革,中层干部都要竞聘。竞争最厉害的当然是乡办公室主任了。谁都知道那个排名的段子,代乡长能放得下?4个所站长报了名。陈晋铭也清楚,即使没人来争自己也没事了。还是爹当时说得对,看谁能进步就把谁排到前面。可这进步的事,当事人都决定不了,陈主任能分得清?

陈主任就想讨好牛副乡长,把这个排位的事故意说成是自己的偏向。牛副乡长非没感动,还严肃地告诫他:“陈主任,你这样做可是违背组织原则啊!”陈晋铭越想越气,恨死了罪魁祸首的毛乡长。

回到家里,看到老婆挺着的大肚子,陈晋铭突然想起来一个司机骂交警的段子,就跟老婆说,干脆我们的儿子将来就叫乡长。到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打乡长就打乡长,想什么时候骂乡长就骂乡长。惹恼了,我还要日乡长他娘。

## 茉莉情结

□万丽娜

在满大街咖啡飘香的维也纳城里,我还未见到过一家专业茶馆,这难免让人沮丧。尽管每家咖啡馆里,都备有几样不同风味的茶,比如印度红茶、日本米茶、阿拉伯黑茶,以及酸酸甜甜的当地果茶。有一次,我执意点名要喝中国茶,温文尔雅的侍者当即捧出一个雅致的茶单来,递给我。在中国茶的名下,我终于找到了两样茶名:茉莉花和姜茶。

没办法,茉莉花茶里流淌着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深情缱绻,那股招人的幽香让他们瞬间陶醉,并陷入滔滔遐思。多少年来,茉莉花茶一直是他们心中最好的中国茶,无以替代。这很符合欧洲人的思维,一旦接受了,便根深蒂固。而姜茶呢,则伴随着他们对中餐和中药的赏识——中餐里常常吃到的姜片,那独特的辛辣味很抓人,又听说可以强身健体,自然成了他们争相接纳的新贵。

几年来,为了向交情深厚的奥地利朋友普及一下现代中国的茶品,我总是义无反顾地携一套精美的中国茶具,外加一盒精装小包的安溪铁观音,频频出入他们的生日晚宴,或者乔迁致喜的冷餐会上。我不能忍受这帮可爱的家伙对中国茶的认知和欣赏还停留于暗香浮动的茉莉香片上。因而每次,趁对方揭开礼品盒并做出激动得大惊失色的样子时,我便不失时机地告诉他们:这可是最好的中国茶,仔细品尝啊!

后来再次碰面,朋友们多半会眉飞色舞,郑重其事地向我描述铁观音带给他们的美妙感受——那色泽、那醇香、那韵味,绝不是茉莉花茶可以比拟的,真不知道,竟有这样好的中国茶呢!虽然铁观音在祖国还算不上顶级名茶,但对于千里之外的他们来说,能从茉莉花茶过渡到铁观音,已经可喜可贺了。

不久前,我在西伯利亚的东方快车上,结识了一位名叫“Jasmine”(茉莉花)的英国老人。那是7月的一次晚餐上,一位身材修长脸也长的英格兰老太太,刚好坐在我的对面。她衣着华贵,头上扣一顶插着白色羽毛的礼帽。为了固定座位,火车的餐桌上会不时贴上乘客的姓名。当我看到餐桌对面清晰标有Jas-mine这个名字时,还以为今晚供应的饮料是“茉莉花茶”呢!

面对我的好奇,老太太给我讲了一段她爷爷与中国茶的故事。

那是1658年,伦敦报纸第一次为中国茶打出了广告,称之为“中国饮品”。英格兰的天祥洋行是最先从中国进口茶叶到英国的公司。每当载着中国新茶的远洋货轮停靠在伦敦码头,都会引来英国茶客的一片骚动。茶叶从上海出发,途经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继而横跨英吉利海峡。茶叶的行情,总是随着英国人对下午茶钟爱的而一路暴涨。

茉莉花的爷爷是天祥洋行的第三代进口商。茉莉花出生那天,爷爷正端坐在上海外滩的汇中饭店里,和一位中国淑女边喝茶,边聊天。爷爷是迷恋中国的茉莉花香呢,还是真的爱喝茉莉花茶?她至今也不清楚。但父亲接受了远在中国的爷爷的指令,给他心爱的孙女取了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茉莉花太太平了一口俄罗斯红茶,接着说:知道吗,中国茶最初到了伦敦港以后,是靠骆驼队运到俄国的,要走上几个月呢。茶叶装在麻布袋子里,驮在骆驼背上,一路艰辛跋涉,骆驼因劳累出了很多汗,潮气透过麻袋渗入茶叶里,那茶叶便添了一种特殊风味。俄国人对这种味道渐渐习以为常,甚至有了依赖感。有了火车以后,英国人随即通过这种更加快捷的工具来运送茶叶,却招来俄国用户的一片抱怨:你们的茶叶有问题,味道不纯正!

为了恢复原来的风味,爷爷的公司就住每块茶砖里放一撮骆驼毛。说到这里,茉莉花已笑得前仰后合,头上的羽毛抖动得似风中的花枝,摇曳生姿。俄国人酷爱中国茶,只要喝得起就喝。茉莉花继续说,爷爷从中国回来之后,最看不惯那些住茶肆放牛奶和柠檬的英国人。他说,只有野蛮人才会用这些小零碎,来糟蹋真正的中国茶!

为什么英国人把饮茶时间定在下午4点钟呢?我问。这习惯,连英国殖民地的猴子都晓得。有一年我在肯尼亚的蒙巴萨度假时,一到下午茶时光,周边的猴子们就成群结队地涌过来,蹭吃蹭喝,难以招架。

老太太扬起骆驼一样的脖颈,说道:这习惯从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英国园子多,水草丰美,坐在花木扶疏的园子里,把午餐之后到晚餐之间(英国人晚餐通常在8点钟)的漫长时光,消磨在一杯好茶、两盘甜点、几支悠扬的曲子里,是何等的人生享受啊!

听着听着,我的眼前霎时浮现出来黄色的糖罐、奶罐和做得像宝石一样五颜六色的小甜点来。其实,不独是英国,整个欧洲的家农户,都十分倾心于下午茶的宁静与闲适。无论是古典还是时尚,是乡村还是城镇,烤上一块蛋糕,约上几个朋友和家人,守着一壶咖啡和醇酤的茶香,安然享受这份生活的馈赠,这已是欧洲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由此觉得,尽管茶叶最初产自中国,但中国人喝茶的仪态,远没有欧洲人那么讲究。真正能够坐下来细品功夫茶的国人能有几个?一切都匆匆忙忙,来不及感受。生活、艺术和审美,便在那匆忙里,难以捡拾。



茉莉花



茉莉花

日子就像这白洋淀的芦苇,一眼望不到边际,有时候连个缝隙都看不到……轻舟在千里堤上开始讲了,他把双拐从腋下抽出来,垫在屁股下面坐好,眼睛就望着他说的那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芦苇,他的眼光被芦苇吸引住了。

我是啥时候觉得日子像芦苇的呢?是我被查出患上类风湿关节炎以后。其实这不是啥大病,就是大腿关节疼痛、肿胀、僵硬,还只是早晨有症状,午后就没事了。我就没在意。说实话,我是不愿意去大医院看病,那时候没“新农合”,看病难啊。我在温泉纤维布厂打工,蓼花在家带着轻清和轻亮。那时候轻清4岁,轻亮才6个月。我一个人的工资,养着全家,哪里还有看病的钱呢?我就在小诊所拿点药片啥的对付着,反正咱也年轻,身大力不亏,兴许挺挺就能过去了。可是,后来就觉得不对劲了。有时候全身发热,体重减轻,下班回来就昏昏欲睡,腿也伸不开了,走路也瘸了,再后来干脆起不来炕了。蓼花用船从白洋淀把我拉到县城码头,再用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的病已经转化为股骨头坏死了,而且治不好了。在医院里,在路上,我没表现出什么,我甚至还给蓼花讲了个笑话。回到家,当蓼花去厨房给我烧水吃药的时候,我的头抵住了我的腿,只轻轻一抵,我就绷不住了,眼泪像千里堤决口一样,无休无止。

我哭了大概有5天吧,觉得眼里再流出来的就是血了。我情愿这样流下去,然后流干,然后死掉。蓼花也陪我流泪,也陪我流血,但她说不会陪我死掉的。她擦干泪痕,把我背上木船,竹竿一放就下了水,就进了白洋淀。蓼花划着船说,轻舟,我包了一块苇地,你看就是那块——我顺着她的手指

##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

□蔡 楠

望去,我望见了前面十字港汉交汇处的那块苇地,我还望到了苇尖上一只红嘴儿小鸟在跳来跳去。

我要在这块苇地上养鸭——蓼花双臂用力一划,小船就抵达了那块苇地。

蓼花就这样挑起了我的担子。她借钱办了个小养鸭厂。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喂鸭,做饭,伺候两个儿子起床,伺候我们吃饭吃药,然后送轻清、轻亮上学,然后还去温泉纤维布厂打零工……渐渐地,在蓼花急匆匆的脚步里,她纤细的身影变得粗壮了,她温柔的小手长成了蒲扇。那不是蓼花,那是我。那是另一个我。

本以为这样的日子慢慢能凑合下去。因为我们已经走出了一片密不透风的苇地,看到了日子里星点的亮光。谁知儿子又出事了。那年的一天中午,轻清放学后,走下堤坡,想划船去鸭场,他想去替蓼花喂鸭子。刚刚拐进一条港道,就被飞驰而来的一艘旅游汽艇给撞了。木船散了架,轻清轻轻的身子飞到了天上,又落到了水里……

轻清的脑子被撞坏了,他只能辍学。本来轻清就一直嚷嚷着辍学去工厂打工,供成绩更好的弟弟上学。蓼花一直没同意。现在可好了,想上学也上不成。还有刚刚小学毕业的轻亮,全乡考了个第一,恐怕这学也上不成。

老天爷啊——我爬到堤上,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我用拐砸着我的腿,我想把它

砸断,砸烂。我恨这双腿。我用带着血迹的双拐指着天空,老天爷啊,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人还能活吗?

蓼花搀着轻清,牵着轻亮,又弯腰扶起了我,我把拐顶到了我的后腰上,轻舟,别怪老天爷,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咱来世上就是过苦日子来了。苦日子咱们也能过,也能活,听话啊!

蓼花你说得轻巧,你说能过,我就过去?你说能活,我就活下去?我才不那么傻呢!我害怕了,也活够了,我折腾不起了。折腾不起,我不折腾还不行吗?我不怨天也不怨地了,我怨我自己命运不济。我一个什么也不能干的瘫子,一个连丈夫义务都不能尽的废人,现在又整天看着一个傻子,我不干了。晚上,在蓼花打起了响亮的鼾声之后,我把我能发现的治疗我双腿的所有的药片胶囊口服液什么的,足有半纸篓子,一起用白酒灌了下去……

我没死。我被送进了医院,被洗了肠,又瘫痪着清醒着回到了家。

我不愿意在炕上躺着了,我让蓼花把床铺搬到千里堤上。我在阳光下看着一望无际的芦苇,看了一个月。我就平静地对蓼花说,蓼花,你想让我过,想让我活很容易,你得听我一句话!

蓼花说,只要你不寻短见,你说一千句一万句我都听!

我就说一句。我们离婚,你带着孩子改

## 心里长了一棵树

□李骏虎

演。演出结束后,我被临时抓差上台和演员合影的时候,我问站在身边的一袭红衣的“小小”:疼吗?你穿着那样只能装下脚尖鞋跳舞?“小小”很真实地嘟起小嘴埋怨:疼死啦!我悄悄替她鸣不平:张继钢弄这样的鞋让你们跳一个半小时,不“人道”啊。

呵呵,我这是从剧情里面出不来,心疼这可人的姑娘了。唉,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是这样被艺术影响着、改变着,有多少的冲动、多少的浪漫,不是这样被艺术作品暗暗指导的呢。像我这样弄文学的人,有时候真的很难分清真与幻。艺术和现实的界限是模糊的,经常就跨界了,所以会有很多疯狂的举动。好在,我是个道德感特别强的人,不然心里长一棵枝枝杈杈的树,指不定哪根筋搭错,就要出乱子了。

关于艺术和人的天性的问题,我当年狠狠地被震惊过。因为写一部长篇的需要,我了解到一些影视表演艺术学校入学的第一门课叫做“解放天性”。什么意思不太好懂,但训练方法很直接,就是男生女生坐同桌,同时向左向右转,在老师的严厉指导下抱在一起,亲吻和抚摸,直到你不再把这事当回事,可以随便跟异性亲热,为的是在表演中忘掉自我,进入角色。这显然是一件很缺德的事情,把孩子们的羞耻心都打掉了,你能相信一个没有羞耻心的人会成为表演艺术家吗?因此我就想,艺术的手段不在于破坏天性,而艺术的目的应该是改良人性,当艺术无处不在地指导着我们的生活,让它抑制我们人性里的恶,激发我们人性里的善,这样岂不是能够建构更加美好的人间?

人人心里都有一棵树,你不管它,它就会疯长,你拿斧头修整它,它又会倍尝痛苦。例如我,没人知道我修整我的树正在经受着怎样剧烈的痛苦,套用小小思念亮亮的一句台词:“煎熬”。但我宁愿痛苦,也不愿意让它疯长,造成他人尤其是我爱的人的痛苦。哪怕我心中的树枯萎死掉,我的灵魂至少是安宁的。

嫁吧!

你说的是屁话!

屁话也得说!你不能看着轻清没钱治疗落下残疾,你也不能看着轻亮不能上学落下埋怨,你更不能看着我再次喝药!

蓼花不说话了,过了很久,她才说,好吧,我们离婚!但我要带着你出嫁——

我吐出了一口长气,我说,随你!

就这样,我们离了婚。就这样,蓼花又结了婚。新郎是温泉纤维布厂的老板温泉。温泉和我与蓼花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至今还单身。

蓼花带着我和两个儿子搬进了温泉纤维布厂。我们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

后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报纸上也报道了。带着前夫再嫁,就让蓼花出了名。正像报纸上报道的那样,蓼花依旧照料着我的生活,当然还有那个傻儿子和小儿子轻亮的生活。温泉啊,管我叫哥;我的儿子们都管他叫叔,当亲叔。

日子过得真快。当白洋淀的芦苇又一次长成这样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时候,温泉给我们全家做了一条船,很大很豪华的一条船,船上有宿舍、餐厅、洗手间、KTV。我们的船航行在白洋淀的夜色里。荷花淀的香气只有在夜晚才这样浓郁和醉人。

在船上,我们为刚刚考上重点大学的轻亮庆祝。温泉和蓼花第一次喝了交杯酒。傻子轻清随着音乐唱起了那首《荷塘月色》:“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

那晚,我也喝了几杯酒,我醉倒在了大船上。恍惚间,我滑进了荷塘,我变成了一条自由自在的鱼儿,我的双拐变成了鱼的双鳍……